

岁月简语

宁白

参加一场夜大同学聚餐。邀者说,毕业三十多年,再不见,怕认不出来了。

那天来了十五六位同学。有两位善于聊天,显得比较活跃。一位是当年的小周,入学时二十出头,现在该称老周了,由他做东;一位是老罗,当年就是同学中的“长辈”,现在已年过七旬,满头白发,却精神饱满。

两位都在经营企业。老罗办的是生产日化产品的工厂,当下,正处于扩张期,又投资6000万元筹建新厂。“小周”在当了几年律师后,跨入了生物医药行业,企业的产品关乎治病救人,手中已有几项技术专利。

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小周,身矮个瘦,不多言语,很少缺席。上课时,总是坐在前排。和他不多的交流,都是有关学业。老罗惯于坐在后排,除了毕业同学会上的你来我往,几乎没什么聊天。

餐桌上,“小周”劝菜敬酒,妙语连珠。老罗则沉稳平和,调侃戏谑。几十年的历练,造就了两个不同风格的成功人士。

在与两人分别单独交流的时候,我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你现在成就了事业,几十年里,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或者,能让你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小周”说:我做律师的几年里,处理过多起企业家罪案,在我看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以为聪明,耍弄别人,没有诚信。所以,我做企业后,就深深记住,要以诚为本。他说这些时,我脑海里跳出同学时的小周,就是一个诚恳的形象。现在,理性与本性,融于一体。

老罗说得言简意赅:我总觉得,就是想少点自己的利益,多想点合作者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保证了,你的利益就在其中了。他一面说,一面呈沉思状,似乎这样的箴言,有着体验的深刻,或者,也来自教训。

没有想到,“小周”和老罗都没有言及关于创业需要的勇气、坚韧,关于市场的洞察和企业的把控。几十年风霜雨雪,几十年跌倒爬起,创业的艰辛和困苦,都写在他们的皱纹和白发里,成为无数刻骨铭心的记忆。跌宕前行的深切内纳,却只有淡淡的几个字:诚与利他。

岁月起伏,大道至简。这至简的箴言,总要在历经磨炼后,才能获得。

听到太多创业者的埋怨,市场复杂、竞争激烈、技术难度高、员工管理杂,最后,只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失败的理由,用以自慰。“小周”、老罗言说的潜台词是,在他们那里,这些都退而为其次了,他们克服的最大困难,是超越自己,挣脱自我。

我为两位同学的成功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更获得了一张行走岁月的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的是“诚”与“利他”。这张通行证,还可以传代。

“诚”与“利他”,在白纸上随处可见。有时见了,视如飘浮的陈词滥调。“小周”与老罗口中的这三个字,是摸爬滚打的艰辛乃至痛苦中的实践认知,于是有着同学语汇的非“装饰性”,便显得真切、实诚。又是,分别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以后,我要上门,挖掘你们这些话背后隐藏着的故事。

他们不置可否,笑容里反映出的是:老同学有点小题目大做。

心仪黄酒者,不会绕开曾与火腿齐名的金华酒。明代冯时化在《酒史》中有云:“晋字金华酒,围棋左传文。”金华酒占字、酒、棋、文之一,地位不言而喻。可在上海,偏偏超市看不见它,阅览2019年出版的《国酒》一书,也未见记载,这反而引发我去金华一探究竟的冲动。

驱车来到金华。一放下行李,即刻去附近有名的福泰隆大型超市,直奔摆放黄酒的货架。货架上的黄酒大都出自绍兴,仅有三款金华酒的代表作酒寿生酒。据有关资料显示,直到1989年,曾风光了千余年的金华酒,仍有八十多家酒厂在生产,这时,还可能与小弟绍兴酒一争高下,可到了2014年,只剩二十一家了,而且大部分都在生产低端酒。有识之士望酒兴叹,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啊。如今金华马路上,几乎看不见卖金华酒的商店和广告,这与绍兴酒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笔者怀着失望的心情,来到著名的八咏楼附近的酒坊巷。此巷不长,北起石榴巷,南至飘萍路,成名于明代初期。当时一个叫戚寿三的酿酒师在这里开了个酒坊,自成一派,酒以类聚,此地逐步发展成市,袁枚在《随园食单》中称赞过这种酒。如今的酒坊巷也已沉寂,石板路、老建筑还在,昔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酒坊似乎已盛景不再,唯有刻着酒坊巷大名的仿古名称墙上三个大酒坛还在汨汨地流水。当年的酒坊,差

不多都成了卖“古玩”的商店,这与古子城的总体风格,倒也协调,只是顾客寥寥。然而,正当担心一无所获而沿街慢慢前行时,我与古婺酒坊不期而遇。这个上下两层、明清建筑风格的酒坊,正门在飘萍路(也算酒坊巷),后门在八咏路,酒坊的掌柜姓陈。精明干练的陈掌柜说,这个酒坊是2012年从附近的酒坊巷搬过来的,在她的名片上还留着酒坊巷72号旧址。她说,那些年,酒坊巷还有好几家像她们那样自产自销的酒坊,不过现在都搬走了。我急不可耐地问:有没有你们自制的黄酒?回答很干脆:有。她立马掀开柜台边一个陶坛的红布盖,盛出一小盅自制酒让我品尝。我迅速看酒色,闻酒香,尝酒味,第一感觉却是酒精度偏高,一问,竟有22度。这可是原浆酒的重要标志啊。陈掌柜说,我们的酒都是自己厂里生产的,你刚才尝的是五年陈。我们工厂在金华市东面的曹宅镇,那里有泉水,好水是酒“血”,有好水才能酿好酒。金华的一些小酒厂都搬到那里去了。听完此言,我不由得遐想:金华酒的现状虽不如人意,毕竟血脉还在,只要众人拾柴,兴许还可能“翻身”。

毫无疑问,中饭就在这里下箸了。点了几味当地的特色菜,要开车回沪,酒是不能喝了,只得割爱,以古婺酒坊自制的酒酿代酒,这香气扑鼻的酒酿也特别好喝。顿时,心情多云转晴。

10月10日1时许,杨展业悄悄地走了,年仅68岁。在病魔前,他很坚强,做得最多的手势是代表胜利的“V”。然而,病魔还是把他夺走了,令人扼腕痛惜……

我与展业相识于40多年前,我们是在上海戏剧学院睡过上下铺的同学,又是新民晚报相处很多年的同事。我虽小他三岁,但电脑打字、使用微信等都是他带我渐渐入门。他的突然离去,让我有一种顿失挚友的沉痛,久久不能释怀。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展业酷爱读书,勤于思考,乐于笔耕。在校园和寝室,他总是早出晚归,抓紧每一刻进行自修,发奋要把特殊年代浪费的时间给夺回来。这种勤勉、思考、爱书、写作,持之以恒,竟成习惯。他写过许多报道,是获得过上海范长江新闻奖的高级记者;同时他又是频频获奖的国家一级编剧,仅“五个一”工程奖就拿了四次;他是见地不凡的文艺评论家。他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当他的噩耗传出,朋友圈一片愕然、惊叹、惋惜。

展业喜爱艺术创作。去年,他

不远万里,兴致勃勃地深入西藏、云南等地采访,跋山涉水,亲身体验了钟扬教授艰苦的高原工作环境,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广播剧《种子方舟》。我清晰地记得,他被钟扬事迹所感动,边说边感叹:“钟扬英年早逝,太可惜了!”而此时,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展业酷爱文艺评论。读大学,他就以评论见长。毕业后他去上海文化艺术报。

在任编辑部主任期间,就以杨梢为笔名,写下大量观点鲜明、风格犀利的文化评论。退休后,他作为影视专家发表点评、撰写评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项目的艺术策划会,他也冒着风雪不顾疲倦前往,给不少艺术作品贡献过点子。上月14日,他生命已经倒计时,依然拖着虚弱病体,对刚病逝的吴贻弓导演写的“上海电影万岁”,写下自己长长的三点认识,并指出:“意义无比深远”。

展业乐于助人。1995年,他来到新民晚报,当了数年记者就

写下了包括两个上海市新闻一等奖在内的不少优秀稿件。当上副主任后,他常给记者尤其是年轻晚辈献计献策,甘当幕后英雄。我虽与他同学,也属受益之列。我的新闻作品《日军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等,就是由他无私提供了

了线索。我出版《屏前夜谭》,他热心撰写书评,予以理论总结,让我深受感动。

连著名画家、老校友俞晓夫也说,展业常常能为老同学指点迷津,能测一些前程之展望于你。他就是

一个见到别人好就高兴的人。在当市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的十年履职期间,杨展业参政议政,深入调研,积极撰稿。他发扬了记者善于实地采访、调查研究和评论家善于逻辑分析、综合提升这两大优势,撰写了不少优秀提案和社情民意。即便是在卸任政协委员之后,他依然作为文化专家,是市政协一些重大课题调研组的主要成员。《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推进上海红色资源整合、

迎接中共建党百年诞辰》等重大课题调研报告,都是委员们踊跃讨论,最后由他执笔完稿,足以显现他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他不凡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展业优点很多,也有不足。这次重病在床,他就深深后悔:为何自己在忙碌时,偏偏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报社近两年的体检,他都未参加,直到身体严重消瘦,脸色发灰,送入医院,为时晚矣。如果癌细胞被早点发现,他应该是有机会保住生命的。他又是个性情中人,遇到好友相聚喝酒,常会举杯畅饮,直至一醉方休。这就像他的写作,兴致一来,连开夜车,没有节制,全然不顾早年患过肝炎。

住院后,展业有这么一句话:“在病床上,做的梦很沉重很吃力。”他终于感到了累。他说:“我想,如果我的肉体消逝,灵魂将归于何处?扫视一生,我最愿落归少年时代。”愿他在天堂里是个无忧无虑、有父母温暖的快乐少年。



春天纵然是百花烂漫的时节,其他季节又何愁没有七彩斑斓的花朵呢?于是有人问了:花儿为什么要如此争奇斗艳地展示自己的多姿多彩?答案很简单,也很重要:它们是为了用美丽的色彩吸引小动物(昆虫或小鸟)来帮助自己传授花粉、孕育果实种子和繁殖后代。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不同的色彩呢?原来,这是植物的智慧:为了确保授粉的准确性,不同的植物往往会尽量互相错开时间开花,以免传粉者张冠李戴。

更重要的是,为了不让传粉者搞错对象,每种植物都固定委托专为自己传粉的小动物,委托昆虫传粉的花儿统称为虫媒花,依靠小鸟传粉的花儿就叫鸟媒花。不同的小动物喜欢不同的颜色,比如蜜蜂、大黄蜂等蜂类昆虫喜欢黄色和蓝色;蛾类喜欢白色。植

物不仅能产生各种花色,而且还能产生人类感觉不到的紫外色,如蜂类昆虫能像识别普通紫色、蓝色和黄色那样分辨出紫外色。然而蜂类恰恰是红色色盲,尤其在中欧地区,那里的蜂类曾经是主要传粉者,因此鲜艳的花色也曾经较少。

也许有人会追问:既然如此,艳红的虞美人怎么也能由蜂类昆虫传粉呢?这是因为虞美人并不动用最漂亮的红色,而是在蜂类昆虫身上“撒上了”人类看不见的“点状紫外色”,这是虞美人的强项。

如果植物长着殷红的花朵,那说明它们要吸引鸟儿来传粉,因为红色对鸟儿很有吸引力;在美洲以及非洲、亚洲和澳洲的部分地区,许多植物长着大红色的花朵(如多花水仙的变种红水仙、半边莲等),它们依靠“迷你鸟”(蜂鸟或其他传粉小鸟)帮助授粉。

看似规规矩矩的植物,其实心眼多着呢,为了配合花色,它们会迎合一些传粉小动物的特殊爱好,比如黄色的腊梅所散发之香甜气味是为那些喜欢香味的蜂类准备的,能

间到了,门口是一元代代的石狮子和一块清朝慈禧太后时期凤在上龙在下的单壁石。屋内有各色的小瓷片嵌在墙上,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壁画。我被眼前一幅唐朝仕女图所吸引,画面分别由宋元钧瓷、白瓷,明代的青花瓷点缀而成。几步之遥放着一个古代大缸,是用来装水的,在这里水又能生钱——这是房的主人把客人投入到缸里的钱币,用作慈善事业。

二楼凉亭,有宋元时的钧瓷、乾隆年间的釉里红,乃至在房顶上倒置的一个青花瓷盆,一群历朝历代的鱼,在上面傲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我深深陶醉在“照日深红暖见鱼”的意境中了。

花儿为谁彩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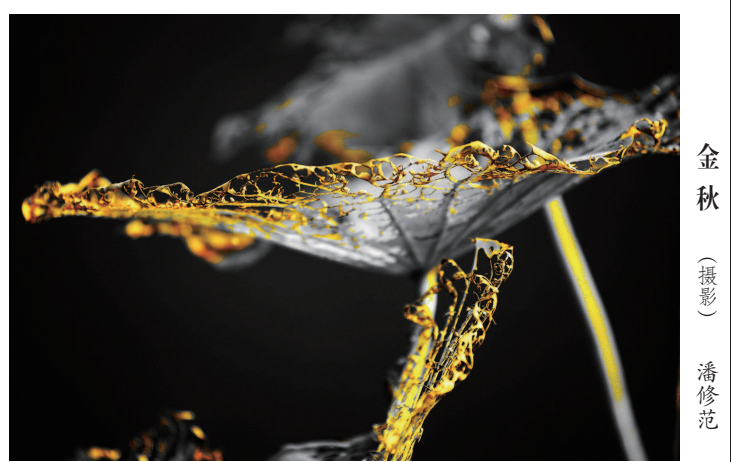
陈钰鹏

知苑新语

“瓷房子”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路72号,它原是一幢历经百年的法式洋楼,后由爱国华侨张连志先生购得。为中华的瓷器文化发扬光大,他把破败的楼房进行长达八年的改造,将所藏7亿多个古瓷片与西洋建筑相融,一举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将我国古典艺术之美展现于世人面前,创造出史上建筑史上的奇迹。

参观时间未到,正好用来观赏房子的外貌。楼高四层,墙体上镶嵌了瓷瓶、瓷片和水晶玛瑙,把整栋楼装扮得斑斓别致、古色古香。从顶层射出一道金光,举目可见是一条龙。再细看是一排英文字母 china,译成中文是瓷器之意。这还没有完,在以上两层意思的下面,出现了画龙点睛之笔,堪称设计者的用心良苦,那就是一个“中国梦”。

旅游



金秋 (摄影) 潘修范

为传粉者起到指示作用。再如金银花刚开放的时候是白色的,过些日子却变成了橙黄色,其原因对植物来讲也许已经达到了“哲理”的地步:花开时节,蝴蝶、蜜蜂等成群来采花蜜,花朵改变自己的颜色是为了让蜜蜂知道自己是被采花的时节,在客观上起到了提高传粉效率的作用。

眉兰会采用的辅助手段更具“狡猾性”:花儿刚开放时,发出雌性胡蜂求偶的气味,引诱雄性胡蜂来传粉;一旦授粉成功,花儿便改成发出一种让胡蜂讨厌的气味,可谓精明至极。植物呀,真不带小看的;物事,再小也要重视。

《礼记·曲礼上第一》有如此一句话:“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不侵侮”就是指礼让。

公交车每到一站,车门一开,站头乘客即一拥而上,争抢座位,下车乘客在车门口一时无法下车。沪南公路和团南公路都是主要交通线,车辆络绎不绝。我每晚散步时,走到这两条公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常会看到如此情况:东西方向的绿灯出现黄色预警信号,东西方向行驶的车辆立即刹车停驶,然个别司机却不予理睬,当车辆在十字路口仅走了三分之一左右,红灯亮起,此时索性加足马力闯红灯,步行者只能驻足停步。不是机动车让行人,而是行人让机动车,可谓本末倒置。一拥而上的乘客以及闯红灯的司机则是忘了“礼让”这一点。

礼让,泛指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亦指人的品行节操,诸如礼貌、礼节、礼让等。礼让表示礼貌地谦让。社会就是个大家庭,人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上车走路、购物就医、说话交友、同事亲戚聚餐、享受物质荣誉、化解矛盾矛盾……事事处处,别忘了礼让,社会才会真正成为文明和谐的大家庭。

七夕会

灯花